

春秋諸傳會通

四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作以平宋亂宋有弒君齊桓行伯約

齊人桓公不辭微者欲以早下諸侯所信鄉故使微

是齊侯也公不辭微者欲以早下諸侯所信鄉故使微

命也伯也經以衆授爲文以明非也曰可矣乎未乎率人衆之

自然則何始稱人春秋之出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

爲之者始稱人春秋之出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

無君矣故桓非受命以誅始諸侯正王法也齊侯稱主是

民於乎社則無天子下無也方伯諸侯能會諸侯也

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之也諸侯自是晉文公之簡曰齊侯

齊師宋而獨稱人言衆與之也諸侯自是晉文公之簡曰齊侯

相類東遷以思周道之不行下逮諸侯之大夫聽命於君而

父矣桓公入國已四年因宋有弒君之亂首惡方誅

君新立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君天下歸之

如新之就下矣然桓公苟能於宗萬初弒君之日而齊兵

以書則不勞告論而天下翁然於宗萬初弒君之日而齊兵

齊侯以可又安此條陳氏則非胡氏張氏詞矣然曹皆不

宋以可又安此條陳氏則非胡氏張氏詞矣然曹皆不

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棄之始桓公自羊要之

戒於是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棄之始桓公自羊要之

內政而寄軍令與益莢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焉

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親自貲相於是民皆

勉於爲善相繼而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

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爲南

吠狗之主反臺原縲里於檜使爲西伐之遊士以犀甲

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華車八百乘

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張
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
左氏於桓公事
多畧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至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至

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文弟論德則文足矣除惡疏
繁露曰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足矣除惡疏
微國也

不仁者莫之忍為見城而書城者亡國之善詞天下之
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城者亡國繼絕世天下之
歸心焉今乃城人不幸焉爾語曰興城者亡國繼絕世天下之
賊遂其稱人微者爾九書城者不再賊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鄆
及齊平也

何以其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此非公將會于柯曹子進曰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
當請其君臣請當其臣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
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與之盟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陽之田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
始焉伯功故云爾取也

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桓大
之敵患敵然不在後嗣魯於襄公自不共戴天於也
其身則釋然不復而主王姬狩子熒會伐衛同圍郕納
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乃欲修怨怒隣而
盟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
襄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
其詞無敗則復九思之難而春秋賢之仲尼所書柯之盟
莊當其身而釋怨耶魯
曹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
時拒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指小利以收
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
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以
國勢稍振齊不敢以譚遂之術待魯而多威於
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迂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
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違之

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
未成楚熊賁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與兵以說婦人
故特書以兩

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適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
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曾蔡不復
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弭以懼楚終錄于經則
遷川來以避楚楚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衰
則會召蔡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
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
國消長之形荆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齊桓伯平宋亂宋人從服欲歸
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以為伯故復同
會于鄆

單伯會諸侯為文
會于鄆
單伯會諸侯為文
會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始霸
復同會也
復同會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與此行殆出
鑑覆車之徹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伐郕

邾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邾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鄭人侵宋

鄭人侵宋
始此
諸侯伐郕鄭人

於此始

左氏厲公八年殺傅瑕及原繁鄭傅瑕殺子儀而
四年矣皆以官爵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儀位
人共其此能明大義告諸侯雖死而可以濟事君
何由若此觀之則忽禮儀雖死而可以濟事君其
齊桓若不為伯業之義告諸侯雖死而可以濟事
會之豈不為伯業之義告諸侯雖死而可以濟事
服之矣其反覆乎於幽既成又以此宋故為詞亦何
而後有鄭之執也

附錄

史氏

考為諸非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
不依其書之稱曰誓曰我武惟揚之六曰曰曰曰
曰依其書之稱曰誓曰我武惟揚之六曰曰曰曰
國名曰行師曰誓曰我武惟揚之六曰曰曰曰
也境名曰行師曰誓曰我武惟揚之六曰曰曰曰
也境名曰行師曰誓曰我武惟揚之六曰曰曰曰

冬十月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鄭

張氏

史氏

鄭伯未定

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族伐鄭二始襄二十
伯主之輕重焉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而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渭南洛右濟主寄帑於號而食溱洧而國之
荆之威不輕鄭已懼楚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自桓威二年鄭伐鄭自及懼楚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受中曰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介於二言同盟服異也陳每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善同盟者何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為善
善同盟者何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為善

毅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內外察一疑之也

事推之疑公乎今于北杏諸侯俱疑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

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公者外內諸侯同齊疑焉同官為察

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諸侯同齊疑焉同官為察

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然利之盟書公

者彼要齊歸曰非事齊之事此盟欲推齊為伯與共尊

公以之故糾不言也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執

盟故諱不捕公惡失信也桓曰同盟何也程氏曰魯首執

盟志同欲也自伯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

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公之失春秋之諱

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

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諸侯果以桓為讎曷不於柯之盟

也諸之陳氏言侯初生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

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齊桓之盟也夫

於一邦者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而聽

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

下知有齊桓而盟也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盟

幽二十七年盟是也晉靈伯一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盟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平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一平也晉悼伯四成平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諸侯同欲而緝其反覆

外也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

諸侯而齊從之者皆稱同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

焉劉氏說胡氏錯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
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毫北下
又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北年幽及僖十九
年齊二十九年程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
程泉為諱公殺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疑于齊為
內之甲者程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
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
子以此會為諱與陳氏以齊程泉皆諱公與大夫
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
為諱與楚盟程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
與也陳氏初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
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言
本旨則公本與盟但說皆可通穀梁疑之說據其
而說者以為魯疑而不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
會則又鄂書而燕說矣
穀梁其曰附齊而
莊子克卒
命進其爵
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

詹鄭伯不朝也

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
齊人罪之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
也其見執宜矣而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
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張氏鄭大夫叔詹也
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非公羊又以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用楹刻栴
卒為後敗故其受佞其說出緯文謬妄不取餘
見清
塗下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

遂遂因氏

遂齊人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齊

遂

齊

遂

遂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齊

遂

齊

遂

遂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齊

遂

齊

遂

遂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柰何曰齊人殲

之戒弱若亦可
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義曰逃義曰逃也逃者匹夫之事苟免節守死以解國之難也
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
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能亦賤乎特書曰逃以
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
首叛盟受其連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氏

與之接也
陳侯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
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高厚逃
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

感也言多
以多為異
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
公遠畢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
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
朔日天子交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
虧傷之類是以知其夜食也此禮記玉藻文

夏公追戎于濟西

國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為中國也
而豫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為中國也
也言戎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公之追之也
也言戎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公之追之也
也言戎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公之追之也
也言戎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公之追之也

秋有蜚

形跡不可見象魯為鄭瞻也蓋
所惑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也京房傳曰忠臣進善
君不識厥咎國生蜚
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
佃曰蜚陰物也康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

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厲長北惡氣之應其說
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魯史成經而麟出于野
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
之應欲人之慎所感也

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
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推事之宜去其本
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曾公意而又失媵以
之好故冬

各來伐何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聘書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聘書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聘書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聘書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聘書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壹聘九女諸侯不

夫人姜氏如莒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大夫書遂始於此信三十年公孫宿遂八鄆大夫之專固遂如晉

以受敵以受敵
公羊
詞辭見遠也
師少也
其曰鄙遠之也
不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畢師少也
結已與二國盟則其來

在境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朱畫講好之計身
外而權其國為春秋之故書我三邾伐我三

我齊國書伐我書鄙穀梁說此邾伐我三邾伐我三

幽之信已得罪公結之不然魯自受鄭魯而背盟

公羊亦得之但罪公結之不然魯自受鄭魯而背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乎之故書

不書公羊曰大災者何大齊也大齊者何齊侯也齊侯

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錄左氏王

附錄莊公十二年

賜玉五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十六年于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

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十九年伯因蘇氏奉于

王生子頹有龍及惠王即位為國邊伯二十五年鄭伯和

王以伐王不克鄭伯遂以衛師歸于櫟于櫟王城殺子

類及編之武公之略自虎奔命于櫟王同伐厲公卒王

也王始以惡於王為僖二之號公請器執王使之爵鄭伯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罪書稱災肆赦傳稱肆青圍鄭皆放赦罪人蕩過宥

罪失也膏災也其心有記也失故也今失之者以文姜之

罪惡紀治理也若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

衆惡而書葬嫌天子許之除國也肆者者蕩滌瑕垢之

赦五罰之疑有赦曰遺忘一赦曰初弱再赦曰宥疑有

縱有罪無辜肆大青也免矣後滋蓋以姑息為政數

行赦宥惠好執大德不以其弊滋蓋以姑息為政數

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

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女粟不書曰者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

天卻擊孫林父向成皆之盟也及高後而而高諱之也

此說公不夫坐盟之失正公與國都而公盟而高諱之也

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此出而盟公悼出以爲謙魯公相

有屈天子之大夫守國高若在故國而親納幣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

禮又無傳失

實以明故

爲以議危

也致也

者納幣即納幣方契成逆女親迎春秋止書此者義也

穀梁曰禮有六禮納名納微告期納者徵請期而後娶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而往幽明幣無愧也

至獨齊桓之編莊公與有之會盟遇伐救者仇女而皆不書

伐鄭杜丘之會盟至不書至伐楚鄭大其功也

志其衰也當于淮書至伐楚鄭大其功也

祭叔來聘

祭也言使何也

明也言使何也

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之義也

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葬不見於經故自桓之中年王室

無聘者於祭叔私相爲好也

意今祭叔不諸一使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

去使以見之此說范氏意以為祭伯時不為王
卿大夫欲外文而天子大夫故不稱意或情欲
言聘今祭叔命見非天子大夫故不稱使或本
諸侯雖請王命以是天子大夫假命而來本非
亦無王命使也此亦足以明祭伯書來祭叔聘
故然如徐說此則亦不以疑矣但語亦未與所
說何休以爲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因不
天子亦難取聘小

夏公如齊觀社

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初之非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侯有王法後嗣何守以觀之齊之非何君不率矣君幸以書
因祭社蒐軍也失故待觀之齊之非何君不率矣君幸以書
主祭者報德也生故待觀之齊之非何君不率矣君幸以書
幣而祭之常事也無視非常曰觀觀羊豕後功至大者與
義同國氏大夫如女也無視非常曰觀觀羊豕後功至大者與
諸侯會之相命焉是齊觀社曹觀之諫曰齊棄大也主爲女
聞諸侯之相命焉是齊觀社曹觀之諫曰齊棄大也主爲女

公自至齊

附錄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荆人來聘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胡使稱人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繫明聘者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夷狄之聘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不恭而遂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夷之辨而

禮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有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
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空若州隣無
聘魯者矣舍王空若州隣無聘魯者而荆人
先諸夏修聘於王室進之也者憂之也
先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
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矣

楚子使薳罷蓋進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
同然夷使薳罷蓋進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
伐鄭而意之師介朝魯而繼禮有侵蕭之謀離秦人歸
聘而常如河曲之戰其類胡之謀皆得之
之術常如河曲之戰其類胡之謀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不可與為婚則不當絕之數與相得也爾
此所以著莊公之不當絕之數與相得也爾

蕭叔朝公

合不野也朝于廟正也書名附庸常例
也朝于廟正也書名附庸常例

反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也
反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莊公有淫泆汚貳之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日此盟也公曰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危觀甚矣霸之詞以是為
尸女也盟公怠棄國政比行觀社傳曰危觀甚矣霸之詞以是為
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心願
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臣子所慶心願
程氏曰三遇于谷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五而
十而冠三遇于谷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五而
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則非久矣然天欲人諸侯十
故因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則非久矣然天欲人諸侯十
師錫帝不告而已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禍如女則不告於父
母堯亦不告而已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禍如女則不告於父

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六載矣以山嫡之正諸侯之
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
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納也夫
急於祭祀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谷盟于不義也夫
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為大義也夫
之至此又盟以結其
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也修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臣聞之儉德
乎外傳匠慶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諸令德臣故曰
可弗聽矣○非禮也○爾舍禮士對丹子諸侯與聖大夫
公弗聽矣○非禮也○爾舍禮士對丹子諸侯與聖大夫
之棟斷之○非禮也○爾舍禮士對丹子諸侯與聖大夫
而加刻楹於宗廟以惡莊也○稱宮不正也刻桓宮楹
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稱宮不正也刻桓宮楹

惡莊公不子故斥○胡氏○公將逆姜氏為盛飾以誇示之
言桓宮以惡莊也○稱宮不正也刻桓宮楹
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孫以誇示之
人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孫以誇示之
知術者大惡而不敢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也御孫
言桓宮以惡莊也○稱宮不正也刻桓宮楹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見宗廟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事未至於國而成婦禮○注言三月三月然後夫見宗廟
先行見諸舍正禮明矣○胡氏○親迎於齊也其志何
之則以娶齊女也於其親迎於齊也其志何
矣制於其母女也於其親迎於齊也其志何
以飾夫遇人猶踰時然後入夫宗婦於齊也其志何

禮也書逆以書夫病莊公也而後入夫宗婦於齊也其志何
也書逆以書夫病莊公也而後入夫宗婦於齊也其志何
據莊春秋之一書夫病莊公也而後入夫宗婦於齊也其志何

皆同惟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

附錄

胡氏常

國氏

則所謂常者其非一事一有月事之常

禮之常則昏姻納幣逆女至郊祀之類是也此類合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氏

要公不與公俱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故日乃朝廟

約然後入

為難

詞也

受義不可

義以正始

已失夫

禮不立

孝之罪

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

哀姜至

御孫曰

男費

小者

男女

君作

國氏

禮之常

則昏姻

納幣逆

女至郊

祀之類

是也此

類合

禮之常

則昏姻

約然後

入

為難

詞也

受義不

可

義以正

始

已失夫

禮不立

孝之罪

後戒也

戊寅大

夫宗婦

觀用幣

左氏

哀姜至

御孫曰

男費

小者

男女

君作

故對曰

君作

而順

則昏

姻納

幣逆

女至

郊祀

之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女

至郊

祀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幣

逆

女

至

郊

祀

之

類

是也

此類

合

禮之

常

則昏

姻

納

大水

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大旱

氣衰故明年復旱也

冬戎侵曹曹霸出奔陳歸赤于曹

曹人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謂曹蓋曹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君祭為使而忽出突歸推在曹之庶公不稱爵者微納不為自定

在戎也緣而起鄭忽曹歸明而能漸雖有宋我之衆突赤制

責而何緣也緣而起鄭忽曹歸明而能漸雖有宋我之衆突赤制

曹無大赤夫此何無義君請勿自賢乎曹羈曹大夫也

諫曹不納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自敵也曹伯不可三

何曹無赤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義也赤者

外歸曰赤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義也赤者

不能自正也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義也赤者

郭公左氏胡氏郭先儒或曰郭何故亡傳有之齊桓之

郭而惡也公曰若子之惡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也考其時

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不能去也或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者猶有

知善惡惡而郭亡理或然也夫善不能去也或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者猶有

所觀也夫既或知之不能行其所知則非君子所以高率遠

引小人也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君子所以高率遠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爾自亡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

冬亦報聘嘉好天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之桓公為命大夫也陳侯若姻隣無聘魯者於是交聘齊

羊注女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爲命大夫獨公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秋孝而禮之意不敢取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用牲于社

有食之於周乎幣于社致月錯

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常惟食於正陽之月

退而自責此辛未實七月朔故以為非常

退而自責此辛未實七月朔故以為非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也社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貴也社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故鳴鼓而攻之... 後者善內感惟天... 災應者善內感惟天... 五兵五鼓得禮也... 大夫擊門士擊三... 四而日擊門士擊... 省以答天意焉古... 集于房替奏鼓而... 王鼓于房替奏鼓... 幣于社大僕九軍... 不社又忽也然則... 于社又忽也然則... 則非社又忽也然... 何益乎... 禮月文十日食而... 孰是未知... 鼓用牲于社三... 皆用左氏獨公羊... 以爲得九

伯姬歸于杞

毅梁

不言逆何也逆之... 道微矣足道焉爾

胡氏

不登於史策則... 伯姬歸于杞

志其失矣猶事歸者... 者怨伯姬是也自逆... 者宮慶齊高故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 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左氏

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 聘者矣曾會無報

秋之常也公子... 友莊公之母弟... 錄文如楚有危文聘

會原仲之而女叔一... 謝之禮而女叔一... 情矣至行父初立首... 志也春秋託始於此... 宣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

爲治干濟也... 耻報然也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初公孫無知虐于齊無君也

也罪國也君之賊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左氏齊無君也大夫得敵於公

蓋欲迎子糾也來者公羊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

大夫盟也使若眾然也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而約東

之也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

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

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從信文不日其盟

公不及齊大夫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惡內也

諱也當齊無君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其盟外大夫所

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

言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臣胡氏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

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然親仇讎也或

曰以德報怨甚乎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也

圖其後嗣也理有父之讎而不知然乃欲以重德報之也

何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怨如之

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晉公大夫其

位大夫趙盾有書公之嫌而罪公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

也大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皆以此為

當納趙子程子疑杜氏說是以趙盾之強所以然者杜氏

齊無子糾小程子並齊信之為不當納所以然者程子曰

襄公無子糾矣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糾為當立也若

罪明定以糾為小糾為兄故亦以糾為當立也若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子糾拒公自

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四未嘗有一未嘗有軟血之
盟也信厚也兵車之仁會四未嘗有一未嘗有軟血之
伯得專征伐之任尚有成九合之功故內同大戰也未嘗有軟血之
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皆小國也此願與皆小國也
盟鄭伯之所欲焉者志也其欲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強者則書已而從焉所以志也其欲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至於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之得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伯於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之得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授之諸侯齊侯得是而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矣書公之諸侯齊侯得是而後視之諸侯愈是也其欲與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七年首戴盟幽七年會元會禮五年會穀梁傳范注曰明年自幽二三年
也信八年會洮會十四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五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
會無此疑獨衣裳十有其一而論語則曰穀梁皆仲相桓桓
公九合諸侯不穀本非仲之起諸儒則曰管仲相桓桓
氏以九合諸侯不穀本非仲之起諸儒則曰管仲相桓桓
為九合諸侯不穀本非仲之起諸儒則曰管仲相桓桓

年葵丘會盟以前夫與陽穀固已久矣於是以是或分
葵丘會盟以前夫與陽穀固已久矣於是以是或分
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以分葵丘而增入公穀以結之
九合之數劉炫謂非管子仲之離會安得去會而數之
戴亦與可為兩公結之曰若以葵丘會而數之則首
盟貫之說皆無據劉氏乃兩數之誤也陸氏說庶幾不可
兵車止之說皆無據劉氏乃兩數之誤也陸氏說庶幾不可
之會穀梁既以穀侯宋公則范氏說庶幾不可
但衣裳兵車本以穀侯宋公則范氏說庶幾不可
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而陸氏說庶幾不可
諸家紛紜不可不辯矣國語又曰兵車之屬六乘則
車之會三章昭以乘車皆臆無據准兵車之屬六乘則
陽谷首止葵丘為乘車皆臆無據准兵車之屬六乘則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既葬不葬原仲者何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名故字原仲者何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也何通乎季子之何私
慶以齊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復請至于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人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不葬而請至于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則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不葬而請至于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穀梁曰葬諱出奔也葬者內難而葬而出也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无敗乎曰
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內諸侯
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丈夫而來聘尹氏以寡內諸侯
越竟而會葬齊高固營慶以大夫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而勿哭末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則以明雖治亂備書焉得而勿哭夫而無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皆因之然在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半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莒慶來逆叔姬
以書譏何譏爾大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越竟逆女非禮也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接內故不與大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書則稱字為其君逆夫則稱女自尊卑之別也何
而故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秋當新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子蓋浸以伯自弱也而國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杞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无敗乎曰
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內諸侯
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丈夫而來聘尹氏以寡內諸侯
越竟而會葬齊高固營慶以大夫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而勿哭末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則以明雖治亂備書焉得而勿哭夫而無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皆因之然在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半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莒慶來逆叔姬
以書譏何譏爾大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越竟逆女非禮也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接內故不與大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書則稱字為其君逆夫則稱女自尊卑之別也何
而故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秋當新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子蓋浸以伯自弱也而國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杞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无敗乎曰
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內諸侯
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丈夫而來聘尹氏以寡內諸侯
越竟而會葬齊高固營慶以大夫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而勿哭末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則以明雖治亂備書焉得而勿哭夫而無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皆因之然在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半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莒慶來逆叔姬
以書譏何譏爾大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越竟逆女非禮也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接內故不與大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書則稱字為其君逆夫則稱女自尊卑之別也何
而故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秋當新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子蓋浸以伯自弱也而國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杞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无敗乎曰
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內諸侯
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丈夫而來聘尹氏以寡內諸侯
越竟而會葬齊高固營慶以大夫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魯而圖婚其後陳
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而勿哭末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則以明雖治亂備書焉得而勿哭夫而無流可謂知矣春秋深賤士
皆因之然在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半其言來何直來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婦歸寧曰來
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母兄弟春會于澠冬又歸者
莒慶來逆叔姬
以書譏何譏爾大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越竟逆女非禮也宋女慶自莒為大夫之妻則稱字公
接內故不與大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書則稱字為其君逆夫則稱女自尊卑之別也何
而故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秋當新王以春張氏所祀胡氏蓋注為同時之非禮也何
子蓋浸以伯自弱也而國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杞之

三仁之賢得以上公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故其命曰庸建爾于上豈遽錫以公夏祀維其禮者乎然東之始高以微國尚伐之時而文獻不也則祀乎微論三恪之知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實王公而陳以是故王願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不爵侯者拘於王侯之本無所據但胡氏畧而不言公羊侯者拘於王

公會齊侯于城濮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九年蘇子奉子類奔衛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者史失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稱師衛何使衛主之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救之以王命取賤者告不此

胡氏 鄱眉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所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
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鹿固皆云虞之非正也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

大無麥禾

及無麥也一計食不足然後書也
而後無麥也一計食不足然後書也
者莊公惟錄無麥故言大明不冬無禾
司會計歲入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
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謂今莊公
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
常所急食者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
故下書穀孫告糴于齊之不知務也而
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而

糴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在築鄆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傳又先書糴故
曰禮又外傳曰魯饑糴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隣之
授結諸侯是待之信固國之艱急是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
之殄病是待之信固國之艱急是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

便對曰國饑饉知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請之為難文仲平也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平也
圭與玉磬者如齊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平也



國行也君事之為國也何有三年之委以爲糴孫諸

使國也行也君事之為國也何有三年之委以爲糴孫諸

急無以爲私行也畜糴曰國無九年之畜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曰

正也糴孫辰告糴于齊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曰

古者稅什一辰告糴于齊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曰

君弗病也一年不豐年補敗不告然後予之
齊言非病也一年不豐年補敗不告然後予之

任國事治名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糴而曰不言如齊
讓夷為功君子賁其治實之糴于齊則其情急糴而曰不言如齊

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足兩也

胡氏 其情緩矣刻之敝說本服虔
師其情緩矣刻之敝說本服虔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既

有左氏傳
書不時也凡馬日出

中春秋分也治
庶常以秋分也治
有故則何為書也
於力則功築半民勤
法廢矣冬築微春新
言新時者故也何
所謂時者非也以日
奢此年早君不以時
南門新定例三辛
夏鄭人侵許
與命欬自後許始
秋有蜚言民不為
盛暑所生非中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國紀叔姬卒
侯使其民從而不爭
城諸及防
周十一年角亢晨見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南及至微板幹而與作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與命欬自後許始
秋有蜚言民不為
盛暑所生非中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國紀叔姬卒
侯使其民從而不爭
城諸及防
周十一年角亢晨見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南及至微板幹而與作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侯使其民從而不爭
城諸及防
周十一年角亢晨見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南及至微板幹而與作
大至微板幹而與作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也節則小也傳例而息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師經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師經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師少不齊桓也

諸說不同胡氏

秋七月齊人降鄆

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也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蓋齊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

附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齊人之道肆其強力齊使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臣子故不錄也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曾地

也謂簡禮以儀軍旅之事所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林人為已蹙矣此蓋戰也

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我狄矣此蓋戰也

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巳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

見其力也善言不遠伐山戎雖危山戎勤職貢則

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

齊侯何也桓公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甲師少而獨

勤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後世之君

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錄之何以為好武功而

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其謂退師

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

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
攘北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附乘桴濟河懸車
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朝
城於周反跡于降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
足諸侯於陽谷此師雖戰國間誇大之詞然亦
諸侯以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故具于詞然亦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澆也即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
何休曰文十六年傳近民傲浣爲瀆下也
時去國築臺于遠而靈臺以侯天是地諸侯
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胡氏曰文十六年傳近民傲浣爲瀆下也
何休曰文十六年傳近民傲浣爲瀆下也
時去國築臺于遠而靈臺以侯天是地諸侯
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伯始伯降也
薛伯始伯降也

杜氏曰薛伯始伯降也
薛伯始伯降也

築臺于薛

知以爲齊桓公也
知以爲齊桓公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
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附錄

左氏曰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于晉是無時鄭使司空致地司徒致民于陳則
也又成三年晉使鞏而獻捷于周王使軍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貳王命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不受而勞之功也

不敬勸有功也
不敬勸有功也

焚臺于秦

東平范縣西

宗廟

國也言國者社稷

社稷則不敬臨

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

虞山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

冬不雨

災例見傳三年為

記異也

京房傳曰旱

斯以成萬物也先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

也文二年十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

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穀

為管仲也

以名通者不係國公感齊

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

魯邑故書法此於內城而左氏以胡氏張氏皆以為

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例其案也

陽等不係國之例六年則杜氏說亦從之楚丘下

公侵齊至於穀後又有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

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齊八百里非請見故進其班丘

齊桓也謂八百里問諸侯而往也

遠遇宋公也居先宋公近者齊不願從者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卒

孟任公築墓臨黨氏見黨氏女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也公曰卿者牙對曰慶父材

得莒先入又出在二公子各有一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

公羊 氏當國也其糾何入以不稱公言伐之君前臣名也言納者猶未國能

好曰不能存以惡曰入齊人殺無知之而迎弒襄公也大夫出伐小以時
也惡之也公不書糾先入而直云之糾者明繫在子糾以魯公入于小
也者然者不常也受而強致之稱入者糾君在子糾以魯公入于小
以未嘗為出見殺也糾與小白繫齊者明以子糾為魯公入于小
第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稟命故管仲相桓為從義桓公以不其也
稱公以子當絕死於婦之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桓公以不其也
王稱公以子當絕死於婦之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桓公以不其也
勇人而稱公以子當絕死於婦之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桓公以不其也

書惟納以七皆不為兄故於糾不書糾不書子糾之義皆與捷苗同公之
有子張氏曰夫三傳惟左氏無作子糾而正義曰今定本
也者然者不常也受而強致之稱入者糾君在子糾以魯公入于小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地乾時名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于下道是公以皆止也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地乾時名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乎大國為使微者公也內不言為伐敗此其言也公復能
讎也子糾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能與讎戰雖敗亦榮
為榮也內不言為伐敗此其言也公復能
也者然者不常也受而強致之稱入者糾君在子糾以魯公入于小

親復沙以謀祭也為讎納讎乎不于師敗績地乾時名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親復沙以謀祭也為讎納讎乎不于師敗績地乾時名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親復沙以謀祭也為讎納讎乎不于師敗績地乾時名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閻人華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曰未共仲使閻人華賊
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冬十月己未其女子般莊公大子先君
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女子般莊公大子先君
未葬故不稱將不書殺諱之也公○女子般莊公大子先君
莊公庶子○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年方八歲○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子般卒何書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則朝廟則何書葬無子不廟則不書葬○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日故也廟則何書葬無子不廟則不書葬○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故也廟則何書葬無子不廟則不書葬○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胡氏 莊公過孟孟任禮位顯其已子野卒也十月正也卒
亡獲終正寢而嗣子不以見於所出也胡能定乎雖享國日久而

公子慶父如齊 齊人與之既殺子般不名也先君未
葬則名之子卒前子名也既殺子般不名也先君未
赴告而行之○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禮而行之○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卒於八月○
奔者起季子不探鄧邕樂猶不自信於季新求接時父無君不
其情不暴其罪不探鄧邕樂猶不自信於季新求接時父無君不
胡氏 主兵自恣國人不制也書出公勿年即位專以兵

權授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行中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
伐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行中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
書公薨討之者般以卒慶父其垂戒之見其出入自矣○張氏
既敢而尚未因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遠矣○張氏
子嚴而尚未因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遠矣○張氏
未盡從也故未因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遠矣○張氏
桓以方伯之任歸於魯為隣宜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
其來使伯魯之復歸於魯為隣宜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
意而有取魯之復歸於魯為隣宜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
如齊著齊桓失方伯之心連帥之職也○張氏
他故者二始於此姓周公之胤狄而滅衛前三年雖
邢在廣平○張氏 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前三年雖

狄伐邢 襄國縣平○張氏 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前三年雖
之書著其強也○張氏 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前三年雖
以伐書著其強也○張氏 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前三年雖
自九公在衛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
圍成盟以納糾皆罪王姬會復離之義也魯勢猶振兩
後齊桓方與國爭未立故長勺之役魯自十一年以
敗宋師却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
乃受制之間魯國既無事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
殺盟文皆為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至是也故

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捕遊女用
 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口食之
 見上天意未忘乎魯人祭叔蕭叔把伯之迷至人
 心上歸乎嘗幽以盟成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亦
 有資乎魯宜可以一有為也而能勤民縱欲築郡
 廩安沈酣之域欲无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
 宴安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自然矣人孫齊以之得兵權而備載莊公內治之
 而終之以子般閱公之十年所也罪其為風
 教之本而不愧於首惡之誅也
 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捕遊女用
 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口食之
 見上天意未忘乎魯人祭叔蕭叔把伯之迷至人
 心上歸乎嘗幽以盟成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亦
 有資乎魯宜可以一有為也而能勤民縱欲築郡
 廩安沈酣之域欲无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
 宴安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已哉故張氏曰春
 自然矣人孫齊以之得兵權而備載莊公內治之
 而終之以子般閱公之十年所也罪其為風
 教之本而不愧於首惡之誅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後學廬陵李廉輯

閔公名啓方諡法在國逢

左氏

閔公莊公之子也齊人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左氏

繼繼君不言即執

般也殺公之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所歸君何以

不誅將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歸君不

其情而誅僕人郤之惡乎歸獄僕人郤之惡乎歸獄僕人郤

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衆曰般之辱爾國乎宮中子

知盜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桓之辱爾國乎宮中子

至而不殺衆之非君也繼之則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受國焉

左氏 夫不書即內無所承上之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也

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王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

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齊人救邢

左氏

定矣乃繼慶父歸國以致閔公爲篡殺者所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簡書同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夏則罪諸侯

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師伐楚以救晉次

干乘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慢師伐楚以

伐我比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所甚重衛

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

以亂故是

力於救患也伯者之心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姑齊地

加之矣

齊民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故賢

字季子忠於齊社稷為國人所思歸之也

也

故賢而字之齊侯詐納故曰歸

賢之

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皆出奔矣何

以不

書莊公薨子般執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

能支

避難而出齊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

季子

以安社稷而公為姑洛之盟以請於齊則賢也

春秋

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盛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

之情

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

孔子

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

以畜

納汚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也堯敦九族而急

親賢

退器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解義皆在此而

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

私外

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

待來

出之意

之

意

附錄

左氏事季氏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乙

社為

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其名曰友間於兩

生有

文在其手口友遂以命之

冬齊仲孫來

仲孫來曰仲孫嘉之也

取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己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未可

動也君其務寧魯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

貳覆

昏亂伯王之器也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

省難

非齊侯命故不稱也使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

字之

來者事實省其志也桓公使臣而曰來者略其

尋仲

孫仲孫齊大夫也桓公使臣而曰來者略其

之志

君不以忠也夫隣有弒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

更使

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豈曰齊人方強

以禮

矣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而侯其自斃則事君

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
不藏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此主劉氏
張氏可動則於此可見周公之言魯乘入周禮國有本而
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乘者與乘彝乘德而皆不能輔君急
而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規國而皆不能輔君急
有義此春秋所險乘者而不可謂猶

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齊無仲孫繫之齊也
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公穀劉氏得仲孫即慶父公曰兼
外之也子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齊無仲孫繫之齊也
吾仲孫欬穀曰其曰以齊仲孫繫之齊也齊無仲孫繫之齊也
仲孫疏之欬穀曰其曰以齊仲孫繫之齊也齊無仲孫繫之齊也
祭公州寔仲孫介焉盧白也春秋注言齊桓容敵有
法例與州寔仲孫介焉盧白也春秋注言齊桓容敵有
於奉使之然祭公來猶以蓋上書使下孫則以不能交
同於私行之義故敗之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交

附錄 公羊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親者諱為親者諱
親而受之諱又季子有賢諱也
暘而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附錄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陽

蓋齊人 張氏 之強子曰移其國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

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禘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
立廟廟成而吉祭又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莊公薨
方二月二十 卒 年也吉者未可以喪實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
公何未可以禘宮廟也何 教 未吉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何 教 未吉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也 胡氏 者禘其自天子出之禘諸侯曰禘而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於前此之謂禘諸侯自天子出之禘諸侯曰禘而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群廟上下之殺也魯諸侯謂禘天子出之禘諸侯曰禘而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大勳勞於天下賜魯諸侯謂禘天子出之禘諸侯曰禘而禘者不吉者祭故非之
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禮樂使王追念周公以上
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禘郊禘非禮也所以周公其衰矣禘
言吉者喪未三年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方祀于寢并宮

之名蓋禮文
交錯之失
張氏
忘哀借上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
他日替禮之也非

之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之
之中又失禮而不知曾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之
失禮而不知曾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之
朱子取以釋論語不王不禘者其祖曰深得之
及喪其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者其祖曰深得之
立始祖又推尊始祖所自出謂未盡其禮明矣蓋先王之
義故就也以其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群廟之祀主為不
之廟狎故也其年數或每文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曰周人禘也其年數或每文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粵配樂無所自出也鄭玄見禘在郊上以禘為大則於
郊必非宗廟之祭遂以所自出見禘在郊上以禘為大則於
由是而誤矣春秋祭禘於郊見於閏二月生帝靈威仰於
年七月祭統王在春一在夏故郊禘特於閏二月生帝靈威仰於
秋嘗祭統王在春一在夏故郊禘特於閏二月生帝靈威仰於
以成王追賜周公則魯之用禘惟於周公廟而止若

祀文公閔公僭於莊公行之已非矣僖公雖用於
大廟三年喪畢夫毅祭而傳者遂以爲曾得用於
公之廟故左氏曰寡君之未禘於郊則曰禘當爲禘
宮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則曰禘當爲禘
祭統王之制則曰禘此通故注郊特牲則曰禘當爲禘
祭小於於夏之孟月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宗廟之
則本於夏之孟月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宗廟之
之故禮記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爲之乃曰夏之仲月
以盡掃鄭注曰七月而禘故具錄于此其禘祭以誠恒
年大一事下又注曰禘氏祭於大廟趙子曰皆禘祭以誠恒
二烝一嘗閔公從祀也又按趙子曰皆禘祭以誠恒
禘武宮定公從祀也又按趙子曰皆禘祭以誠恒
用禘祭王禮物耳不

秋八月辛丑公薨於
初公傳奪下
公薨於

公薨何以胡氏
不地也
子之情不地也
矣其事亦白矣
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共仲通於哀姜與之故孫于邾

其刃歸人取而殺之干夷以
怨無志於復雖春秋深加
也忘則父之不知有君之
成于武圍哀姜以國君動
曾君再武圍哀姜以國君
而書法再武圍哀姜以國
見夫如孫二謂治其應不
夫絕之哀妻喪歸敗姓而
仲共仲莒莒人歸季立僖
公仲莒莒人歸季立僖公

公子慶父出奔莒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
望季子推親親之共仲曰
不書殺又推親親之共仲
親親之共仲曰不復見也
道也親之共仲曰不復見
日以見其謀未得盡行也
日見其謀未得盡行也

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
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
強不齊之援內位慶父之
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之
雜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
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
子不能言用魯之衆因齊
賊非也故書夫之孫陳慶
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不
入此軍土皆左祖猶恐諸
巨姦七百里之侯國華車
植根深矣其耳目難易速
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速之
復難之志使百官則而象
故慶主兵失使百官則而
孫邾奔莒為後道是以求
夫慶父出奔莒為後道是
般問公之弒二君報乎故
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
則當其君之討乃以照求
兩弒其君之討乃以照求
又立孟氏與之討乃以照
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

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
而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
不書葬欽陳氏曰

齊高子來盟

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
秋所以嚴侯賊之責也其說是矣又宋萬出奔
而後歸之不受賂而後歸之責也其說是矣又宋萬出奔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

之故不書名子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

男子之美稱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何齊大夫也

何君死曠年尤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

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曾或曰自鹿

門至于爭門者美談曰或曰自鹿門至于使門者是也魯

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夫所以齊侯之也尊卑君臣

使不稱穀梁其曰來喜之也曰高子所以齊侯之也尊卑君臣

何賢乎高子桓公取則兼其南陽之甲以齊侯之也尊卑君臣

以善隣非有魯可取則兼其南陽之甲以齊侯之也尊卑君臣

平魯難定情高子魯人類焉聖人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

不曰齊侯使高子者推在善也其美其明人臣之高子至則

武氏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皆慶齊高固之類是也仲

完私交也齊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

屈完交也齊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

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

推乃春秋之所善也

上二月秋入衛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初子人戰于棠師敗績
遂成衛初惠公宋桓公夫也少齊夫人使昭伯承於宣姜生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夫也少齊夫人使昭伯承於宣姜生
百有三十人及敗宋桓公夫也少齊夫人使昭伯承於宣姜生
千曹齊侯使人益之無以共擗之民為五千衛之遺氏多患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兩其戴豕豕甲士三百與門材歸
夫人魚軒重錦入不能有其地其豕豕甲士三百與門材歸
年卒文公立書入不能有其地其豕豕甲士三百與門材歸
狄救中國為衛康叔之後蓋曰仲尼無詩如何以能
賢君諱也桑中諸篇皆錄於國風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我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歷伐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
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
累桓公也及城國有存之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也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不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不言戒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

鄭棄其師 **至** **民** **師** **潰** **而** **歸** **高** **克** **帥** **師** **次** **于** **河** **上** **父** **而** **非** **仁** **公**

也高克使將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
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君文公惡之而
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
或曰高克進師不以禮故作是詩觀此
戒而獨各鄭伯何以禮也人君擅一出
惟我所制遠之可也臣之罪已著而誅
以兵權委諸境之可也臣之罪已著而
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失二離散
之所同也伯不能進謀於君協心同力
至此所謂危而不能進持顛而不扶則
臣鄭棄其師也

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杜氏以為此高克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詳見桓十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

鮑叔牙請君討之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其心焉乃殺子糾下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於高俟使相

之及堂阜而挽之鮑叔牙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射

可也公從之桓公中帶鉤故曰鮑叔牙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相公中帶鉤故曰鮑叔牙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射

嫌也子之殺梁其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詞也明上文不

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

曾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國取者不義之詞前

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者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於他國置而勿問可

也必請于魯殺之而後快于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

傳此議為名而取國者然後殺其主以五霸三王之罪人也

桓文之事者無道

當立糾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毅皆以為貴而

殺兄子當桓公以天倫之恩也然春秋載曰廢立之

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

之謬今齊大夫為罪親之辟而推刃又氣亦甚矣故

始謀不審已為義親之辟而推刃又氣亦甚矣故

君之法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也蓋天下之民則必

未至如親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也蓋天下之民則必

當以親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也蓋天下之民則必

心示後世親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也蓋天下之民則必

冬凌洙城水名在魯齊備固民力以保與大為本邦

糾殺子糾梁著力不足也胡氏固民力以保與大為本邦

本一推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

齊

齊師伐我公

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



于長勺公將鼓之制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二月公侵宋

書始侵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公侵之故謹而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
其文疑妄也

附錄

伐公羊年

例

者曰或言

不侵或言

伐圍不言

者曰戰入

不

三月宋人遷宿

宿

宿

宿

宿

宿

宿

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各共血
刃曰戰以兵守城曰圍得而取其地宿也

則無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於邢也
類之常物曰遷宿者宿非欲遷也為下釋自者如邢也
安猶宅之恐沈干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就利去危即
棄父傷和氣里劉新徙之篷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所起
其怨語傷甚矣凡書迂不測然有隱乎肆行莫顧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宋

宋

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
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其內事不言戰卒

敗之也宋萬之獲也道故曰成也

亦困於兵矣

其君魯雖再勝

亦三有惟此書

敗績得雋曰敗其師皆陳之曰戰大

取

其師敗績于其

王師敗績于其

宋大水

既而君憂拜命之辱藏文仲曰宋孫其與乎言懼而名禮

因乎而書曰公也記災也外災不書外此何以後也書王

胡氏物如外災告則書外此何以後也書王

四國同災許人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之先亡也凡志災

隱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

冬主姬歸于齊

同謂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從述大夫士庶人之

雖何以異哉後世尤尊君抑臣為治而大夫士庶人之

女何列疾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去國而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節守

義以終婦道故係之紀賢之也

有其所故言歸焉爾其卒其葬史冊為後世勸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殺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弗敬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